



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经典丛书



中国经学史 文字学发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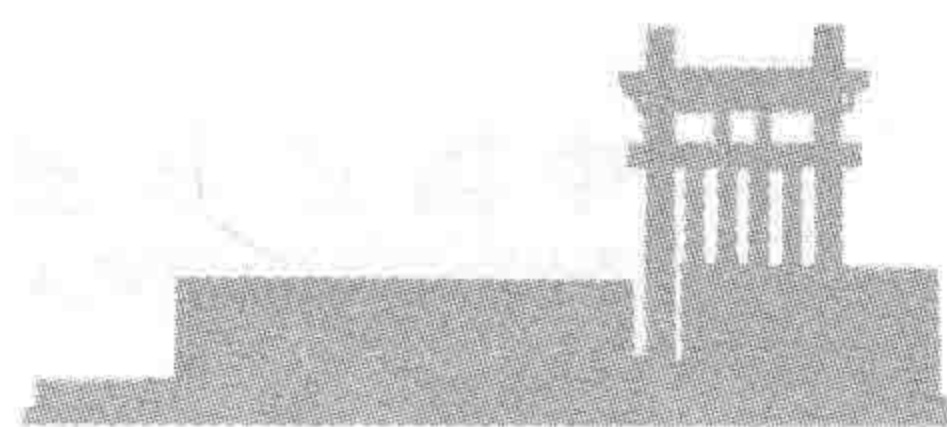
马宗霍 著

王婧之 蔡梦麒 点校

马志谦 审校



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经典丛书



中国经学史 文字学发凡

马宗霍 著

王靖之 蔡梦麒 点校

马志谦 审校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经学史；文字学发凡 / 马宗霍著；王靖之，蔡梦麒点校. --长沙：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8. 1

ISBN 978 - 7 - 5648 - 2202 - 6

I. ①中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③蔡… III. ①经学 - 历史 - 研究 - 中国②汉字 - 文字学 - 研究 IV. ①Z126②H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1969 号

中国经学史 文字学发凡

ZHONGGUO JINGXUESHI WENZIXUE FAFAN

马宗霍 著

王靖之 蔡梦麒 点校

马志谦 审校

◇策划编辑：刘苏华

◇责任编辑：孙雪姣

◇责任校对：程琳 张晓芳

◇出版发行：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/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/410081

电话/0731 - 88873070 88873071 传真/0731 - 88872636

网址/http://press. hunnu. edu. cn

◇经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◇印刷：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◇开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
◇印张：23. 75

◇字数：319 千字

◇版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◇印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◇印数：1 - 1800 册

◇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648 - 2202 - 6

◇定价：86. 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调换。

ISBN 978-7-5648-2202-6



9 787564 822026 >

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经典丛书（首批）

编辑出版委员会

主 任：李 民 蒋洪新 张国骥 刘湘溶

学术委员：（按姓名拼音排序）

匡乐满 李 民 李双元 李维琦 李育民 凌 宇
刘茂松 刘湘溶 蒋洪新 蒋冀骋 蒋坚松 蒋新苗
欧阳晓 谭双泉 唐凯麟 唐贤清 田中阳 王步标
王善平 王治来 吴家庆 谢自楚 张国骥 张楚廷
张怀承

编 委：（按姓名拼音排序）

蔡 骥 邓颖玲 何扬波 金育强 孔春晖 李培超
刘大明 刘子兰 马卫平 沈又红 王 辉 唐贤清
夏赞才 肖北庚 谢炳庚 谢志钊 张怀承 赵炎秋
钟毅平 朱咏北 朱训德

执行主编：欧阳晓

执行副主编：杨合林

总序

兹编凡九种，皆国师至湖南师大各时期学人之所撰著，涉国学与西学多门。将以纪念我校八十华诞，观澜溯源，回眸往迹，追缅先辈；亦欲以略窥前贤治学门径，砥砺同仁，商量旧学，培养新知，探奇揽胜，再谱新篇。

1938年，日寇猖獗，狼烟遍地，国运迍邅。著名教育家、心理学家廖世承先生慨然以教育救国为自任，辞病父，别妻子，自上海来吾湘安化之蓝田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创建国立师范学院。世承先生以教员为学校之命脉，延揽人才不遗余力。其学识人格、恭谦态度又足以动人，故众多名家大师、学林翘楚不避险难，先后从四方辗转跋涉而至。钱基博、钱锺书、锺泰、谭戒甫、马宗霍、骆鸿凯、高觉敷、孟宪承、皮名举、李剑农、汪梧封、高昌运、沈同洽、储安平、雷敢、唐长孺、张舜徽、吴世昌、周邦式、谢扶雅等，或为家传独诣之士，或出鸿儒硕学之门，或来自海内外知名学府。一时俊彦云集，彬彬称盛。

国师以“仁爱精勤”为校训，尤重人格与道德之养成。士子风操，侠肝义胆，铮铮佼佼，沛然浩然。1944年，日寇南进，长沙失守，逼近衡阳。战事不利，警烽四起，国师师生临危不乱，处变不惊，作息有序，弦歌不辍。其独立不移、动心忍性之民族正气，于稳定当地社会人心之作用甚巨，当时即为报章所称许。及衡阳城破，学

校转迁溆浦，钱基博先生犹欲独自留守，谓“非寇退危解，不赴院召，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”。孰谓书生怯弱，百无一用，须知国士一人，雄冠万夫！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之精神气概，我国师有之矣！

国师由蓝田而溆浦，由溆浦而南岳，播迁流离，殆无宁日。新中国成立初，国师并入湖南大学，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，成立湖南师范学院。1984年，湖南师范学院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。1996年，湖南师范大学进入国家“211”工程重点建设行列。

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”八十年，艰苦卓厉，弦歌鼓舞，春华秋实。今日之湖南师大，声望与日月俱来，美誉无羽翼自飞。然而，亦有可深思者。今之论大学者，皆据前辈教育家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之说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何谓大师？非徒积学储宝、著作繁富之谓也，必得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，能引领一代，可薪火相传者也。以此衡之，今人文社科领域之著述非不富矣，而大师之称号，能当之无愧者复有几人？我校学人，能不勉哉！

兹编定名为“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经典丛书”，凡选九种：

廖世承撰《教育心理学》（1925年）；

锺泰撰《中国哲学史》（1929年）；

骆鸿凯撰《文选学》（1936年）；

马宗霍撰《中国经学史》、《文字学发凡》（1937年）；

钱基博撰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、《经学通志》（1941年）；

李剑农撰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（1948年）；

杨树达撰《汉书窥管》（1955年）；

林增平撰《中国近代史》（1958年）；

刘重德撰《文学翻译十讲（英中文版）》（1991年）。

经者，贯穿布帛锦绣之纵线，能一以贯之者也；典者，典籍也，典范也。所谓经典，乃能一以贯之，代相传递，能示人以轨范、法则者也。经典并非无可挑剔，其文献资料或有未逮，其具体观点或有可商，其概念话语或已过时，然其独立之思想，独创之方法，独到之见解，独特之价值，其大本大宗，却能远绍前哲，启示后昆。故其价值不会因时过境迁而衰减，反如深泉之水，随挹随出，老树之花，愈采愈香。

是为序。

蒋洪新

中国经学史

序

经者，载籍之共名，非六艺所得专；六艺者，群圣相因之书，非孔子所得专。然自孔子以六艺为教，从事删定，于是中国言六艺者，咸折中于孔氏；自六艺有所折中，于是学者载籍虽博，必考信于六艺。盖六艺专经之称，自此始也。仲尼没，微言绝；七十子丧，大义乖；遭秦焚书，经籍用熄；汉兴，收摭散滞，书往往颇出；至孝武帝罢黜百家，而后经乃定于一尊，然离于全经固已远矣，缀学之士，保残守阙，分文析字，则章句训诂之学起；由汉以降，垂二千年，儒者转相讲述，学凡屡变，虽有醇有驳，其名氏篇第自前史皆存而不绝也。昔宋章如愚《山堂考索》尝溯诸经授受而为之图，明朱睦㮮《授经图》则刺取各史《艺文志》及《儒林传》，就章氏图而广之者。论者谓条析诸经之源流，朱氏书实为嚆矢，顾弗能辩章得失。清初万斯同《儒林宗派》搜采较博，又仅列名氏，且不限于传经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周贍矣，然体大而冗，有存佚而无是非，可谓说经之书目，亦非经学之史也。晚世有皮锡瑞为《经学历史》，始自具裁断，与但事钞疏者稍殊，惟持论既偏，取材复隘，其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，谓“六经”皆孔子作，尤一家之私言，通人盖不能无讥焉。宗霍生当经学放废之后，闵斯道之将丧，惧来者之无闻，爰踵前修，窃有所辑，按时分述，都十二篇，知有愧于甄明，冀或免于诬妄，其于历代经学盛衰异同之故，览之者倘尚有取乎斯。民国二十五年岁次丙子初秋衡阳马宗霍叙于南都寓斋。

目
录

第 一 篇	古之“六经”	001
第 二 篇	孔子之“六经”	006
第 三 篇	孔门之经学	010
第 四 篇	秦火以前之经学	015
第 五 篇	秦火以后之经学	022
第 六 篇	两汉之经学	029
第 七 篇	魏晋之经学	051
第 八 篇	南北朝之经学	061
第 九 篇	隋唐之经学	074
第 十 篇	宋之经学	088
第十一篇	元明之经学	106
第十二篇	清之经学	116

第一篇 | 古之“六经”

“六经”先王之陈迹，此为庄生所述老子之言。陈迹者，史实也。后儒“六经”皆史之说，盖从是出。是故伏羲画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，见《易·系辞》。即《易》之始也；制嫁娶以俚皮为礼，见谯周《古史考》。即《礼》之始也；作瑟五十弦，乐名《立基》，一曰《扶来》，见《世本》及《孝经纬》。即《乐》之始也；造《驾辩》之曲，作《网罟》之歌，见王逸《楚辞注》及元结《补乐歌》。即《诗》之始也。郑玄《诗谱序》，谓“诗之兴也，谅不于上皇之世”，似不信伏羲时为有诗，然自大庭以还，又疑其有。大庭神农之别号，是亦在三皇之世也。是《易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，三皇已肇其端矣。及黄帝时而有书契，于是左使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亦有其具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。故《白虎通》溯《春秋》之始，谓自黄帝以来；《隋书·经籍志》溯《尚书》之始，谓与文字俱起。盖五帝时“六经”皆有萌芽矣。三皇无文，或由书契已后，仰录其事。若唐虞之世，则焕乎其有文章，故《易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之用尤显。考之《尚书》，言“九江纳锡大龟”；是卜筮之法已行，则《易》之用也；舜修五礼、觐群后，伯夷典三礼、作秩宗，则《礼》之用也；夔典乐教胄子，则《乐》之用也；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则《诗》之用也。逮夫姬周，制作益备，六艺之守，各有司存。见于《周官》经者，大宗伯掌邦礼，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

示，以凶礼哀邦国之忧，以宾礼亲邦国，以军礼同邦国，以嘉礼亲万民，是《礼》有专守矣。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、祗庸、孝友，以乐语教国子兴道、讽诵、言语，以乐舞教国子舞《云门》《大卷》《大咸》《大韶》《大夏》《大濩》《大武》，是《乐》有专守矣。大师教六诗，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，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，瞽矇掌九德、六诗之歌以役大师，是《诗》有专守矣。大卜掌三易之法，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，其经卦皆八，其别皆六十有四，是《易》有专守矣。小史掌邦国之志，郑众谓“即《春秋传》所谓《周志》《国语》所谓《郑书》之属”；外史掌四方之志，郑玄谓“若鲁之《春秋》、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梲杌》”；又掌三皇五帝之书，郑玄谓“即楚灵王所谓《三坟》《五典》”，是《书》与《春秋》亦渐有专守矣。盖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；三王异世，不相袭礼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，虽自为一王之法，实兼存前代之制，故六艺之目，至周而特详。章学诚谓“周公以周礼集羲、轩、尧、舜以来之大成”，殆谓此耳。然六艺虽各有分掌，而咸属于礼官，则又以六艺本先王政典，礼者政典之总持，班固所云“‘六经’之道同归，而礼乐之用为急”也。

六艺大备于周。方其盛时，史掌之，故府藏之，龚自珍曰：“‘六经’者，周史之宗子也。《易》也者，卜筮之史也；《书》也者，记言之史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记动之史也；《风》也者，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、付之司乐者也；《雅》《颂》也者，史所采于士大夫也；《礼》也者，一代之律令，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；小学也者，外史达之四方，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。今夫宗伯虽掌礼，礼不可以口舌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宗伯；乐虽司乐掌之，乐不可以口耳存，儒者得之史，非得之司乐。故曰：‘六经’者，周史之大宗也。”刘师培曰：“韩宣适鲁，观书太史，首见易象，则《易》掌于史；五帝三皇之书，掌于外史，传曰：史诵书，则《书》掌于史；《风》诗采于轺轩，《鲁颂》作于史克，祁招闻于倚相，则《诗》掌于史；韩宣观书鲁史，兼见《春秋》，而孟子之解

《春秋》也，亦曰其文则史，则《春秋》掌于史；老聃为周史而明礼，苋弘为周史而明乐，则礼乐掌于史；史籀以篆书诏民，史佚以《尔雅》教子，则小学亦掌于史。”其学在官。惟其在官，故施之于教，则道一而风同，发之为政，则俗成而治定。及周之衰，官守放废，六艺道息，诸子争鸣，自孔子时，即已残缺不完。其在《诗》也，九德、六诗之歌，旧凡十有五流，《史记》称孔子所见古诗，虽尚有三千余篇，然加以去取，仅存风、雅、颂三者。九歌篇什既不可见，比赋兴亦难复别，是三千篇中已无九歌与比赋兴。使诚有之，则大师所教者，孔子不容六去其三，盖合十五流计之，其数当更在三千以上也。《郑志》：“张逸问：‘何诗近于比、赋、兴？’答曰：‘比、赋、兴，吴礼观诗已不歌也。’”此语甚是，盖已不歌者，必有缺也。乃又云：“孔子录诗已合风、雅、颂中，难复摘别。”则殊滋后人之惑。世儒因疑风、雅、颂为异体，比、赋、兴为异辞，而六诗之经略遂泯；不知比、赋、兴宜各自有主名区处，不与四始相拏也。详见余杭章君《六诗说》。

其在《书》也，旧兼存三皇五帝之书，纬书《璇玑铃》称：“孔子求书，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”见《尚书》序《疏》所引。其言虽不尽可信，然今《尚书》起于《尧典》，则知三皇之书，当时不可睹。朱子曰：“《周礼》，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周公所录，必非为伪妄。”若果全备，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，或其简编脱落，不可通晓。其在《春秋》也，旧兼存邦国四方之志，则周初所定五等之封，实千七百余国，宜各有史。而太史年表，止存十二诸侯，其他且有无世家言者。若谓因秦火残缺，则十二诸侯之事，又焉得独存？盖孔子时固已不具。《春秋》所存，已不及十之一矣。至若《礼》《乐》二者，则诸侯恶其害己，而皆去其籍，故残缺尤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帝王质文，世有损益，至周曲为之防，事为之制，故曰‘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’。及周之衰，诸侯好踰法度，恶其害己，皆减去其籍，自孔子时而不具。”又曰：“礼乐二者相与并行，周衰俱坏，乐尤微眇，以音律为节，又为郑卫所乱，故无遗法。”孔子因乘以如周，问礼于老聃，访乐于苋弘，旁皇求索，粗得绪言。

然其言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是二代之礼，以杞、宋二国夏、殷之后，已不能征，故又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盖其所谓能言之者，亦由周礼推而上之也。《乐》则旧存六代，而孔子之所称者，曰“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，又曰“乐则《韶舞》”，他则未尝多及，或于时亦不传耳。惟旧之三易，独无所缺。孔子所学者虽为《周易》，而《记》称“孔子欲观夏道，得《夏时》焉；欲观殷道，得《坤乾》焉”，《坤乾》则《归藏》之书也。《连山》首艮，艮者人也。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，谓之人统，故先儒谓《夏时》即《连山》之用也。《左传·襄九年》：“穆姜为筮，遇艮之八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杂用《连山》《归藏》《周易》。”此亦春秋时三易皆行之证。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“《连山》藏于兰台，《归藏》藏于太卜。”则知汉初三易尚存。盖古之“六经”，至孔子时，其存而可考者，约略如此。

孔子兼综六艺，故网罗特富，搜访独勤，古籍大观，宜在孔氏。然见于《春秋》内、外传者，若左史倚相之所读，韩宣适鲁之所见，羊舌肸之所习，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所教，季札观乐之所奏，与夫叔孙穆子、子服惠伯、白公子张、单穆公、闵马父、观射父、郗缺、成鱄诸人之所诵述，亦皆古籍之遗也。而诸子书之所称引者，复所在而有。其前于孔子者，如《管子·法禁篇》称“纣有臣亿万亦有亿万之心，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”，与《书》之《泰誓》同；《小匡篇》言“搜狩之礼”，《八观篇》言“国有蓄积”，与《周官》《戴礼》同；此外同于《左氏传》者尤多。其与孔子并世者，如《晏子春秋》之引《诗》，“哲夫成城，哲妇倾城”、“进退维谷”、“即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、“侧弁之俄”诸文，均与今所传之《诗》同；《谏篇下》言“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”，与《书》无佚同；而全书之同于《左氏传》与《戴礼》者亦多。其稍后于孔子而与儒家立异者，墨子最号博

闻，墨子南使卫，载书甚多，弦唐子见而怪之。墨子曰：“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，夕见七十二士，相天下犹如此，吾安敢废此也？”《困学纪闻》谓：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大训在西序读书百篇，谓此类也。”案此亦墨子博学之证。引经更富。《书》则《七患》篇引《夏书》《殷书》《周书》，《尚贤》篇引《汤誓》《吕刑》《距年》之言，《尚同》篇引《吕刑》《术令》《太誓》《距年》，《兼爱》篇引《太誓》《禹誓》《汤说》，《天志》篇引《太誓》，《明鬼》篇引《禹誓》《商书》，《非乐》篇引《汤之官刑》及《武观》，《非命》篇引《禹之总德》《仲虺之告》《召公之执令》及《太誓》。《诗》则《所染》篇引《诗》曰“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”，佚诗。《尚贤篇》引《大雅·桑柔章》及《周颂》，《尚同》篇引《周颂·载采章》及《小雅·皇华章》，《兼爱》篇引《小雅·大东章》及《大雅·抑章》，《非攻》篇引《诗》曰“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”，佚诗。《天志》篇引《大雅·皇矣章》，《明鬼》篇引《大雅·文王章》。《礼》则《明鬼》篇引虞夏、商、周三代圣王建国、营都、择坛、置庙之礼，《节葬》篇引古圣王葬埋之法。《乐》则《三辨》篇引“汤放桀，环天下自立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命曰《濩》”，“武王胜殷杀纣，环天下自立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名曰《象》”，“周成王因先王之乐，名曰《韶虞》”。《春秋》则《明鬼》篇称“吾见百国《春秋》”，又称“著在周之《春秋》、燕之《春秋》、齐之《春秋》、宋之《春秋》”。余杭章先生有言：“墨子称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，多太史中秘书。”盖谓此也。他若孟、荀、韩、吕诸家，所引经文虽繁，已在孔子删订“六经”之后，大抵以孔子删订之本为主，但可以证秦火以前之经，王充《论衡》曰：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，知经误者在诸子。秦虽无道，不焚诸子，诸子之文具在，可观读以正说。”不足以证古之经矣。

第二篇 | 孔子之“六经”

世儒咸言孔子述而不作，是固然矣。然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、诗书缺。追迹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。曰：‘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’观殷、夏所损益，曰：‘后虽百世可知也，以一文一质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从周。’故《书传》《礼记》自孔氏。孔子语鲁太师：‘乐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，纵之纯如，皦如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’‘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’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’。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，读《易》韦编三绝，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’子曰：‘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’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隐公，下讫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据鲁，亲周，故殷，运之三代。约其文辞而指博。故吴、楚之君自称王，而《春秋》贬之曰‘子’；践土之会实召周天

子，而《春秋》讳之曰‘天王狩于河阳’：推此类以绳当世，贬损之义，后有王者举而开之。《春秋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”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“孔子以圣德遭季世，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，究观古今之篇籍，于是叙《书》则断《尧典》，称《乐》则法《韶舞》，论《诗》则首《周南》，缀周之礼，因鲁《春秋》，举十二公行事，绳之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至获麟而止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，皆因近圣之事，以立先王之教。”又《艺文志》，于《易》则云：“孔氏为之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”于《书》则云：“《书》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断于尧，下讫于秦，凡百篇，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”于《诗》则云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、知得失、自考正也。孔子纯取周诗，上采殷，下取鲁，凡三百五篇。”于《春秋》则云：“周室既微，载籍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。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，因兴以立功，败以成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。”据史汉之文，则知孔子于六艺，《易》则有传，《书》则有序，《诗》则有去取，《礼》则有从违，《乐》则有正，《春秋》则有义。《易》有传而后圣道始明，《书》有序而后作意始显，《诗》有去取而后可迹盛衰，《礼》有从违后可考质文，《乐》正而后可与移风易俗，《春秋》行而后可以劝善惩恶，虽曰述而不作，而作已寓于述之中。故扬雄曰：“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或因或作，而成于仲尼。”盖古之六艺自经孔子修订，已成为孔门之六艺矣。阮元曰：“‘六经’皆周鲁所遗古典，而孔子述之，传于后世。孔子集古帝王圣贤之学之大成，而为孔子之学。”未修订以前，六艺但为政典；已修订以后，六艺乃有义例。政典备，可见一王之法；义例定，遂成一家之学。法仅效绩于当时，学斯垂教于万禩。《家语》载：“齐太史子与曰：‘孔子生于衰周，先王典籍错乱无纪，而乃论百家之遗记，考正其义，删《诗》述《书》，定《礼》理《乐》，制作《春秋》，赞明《易》道，垂